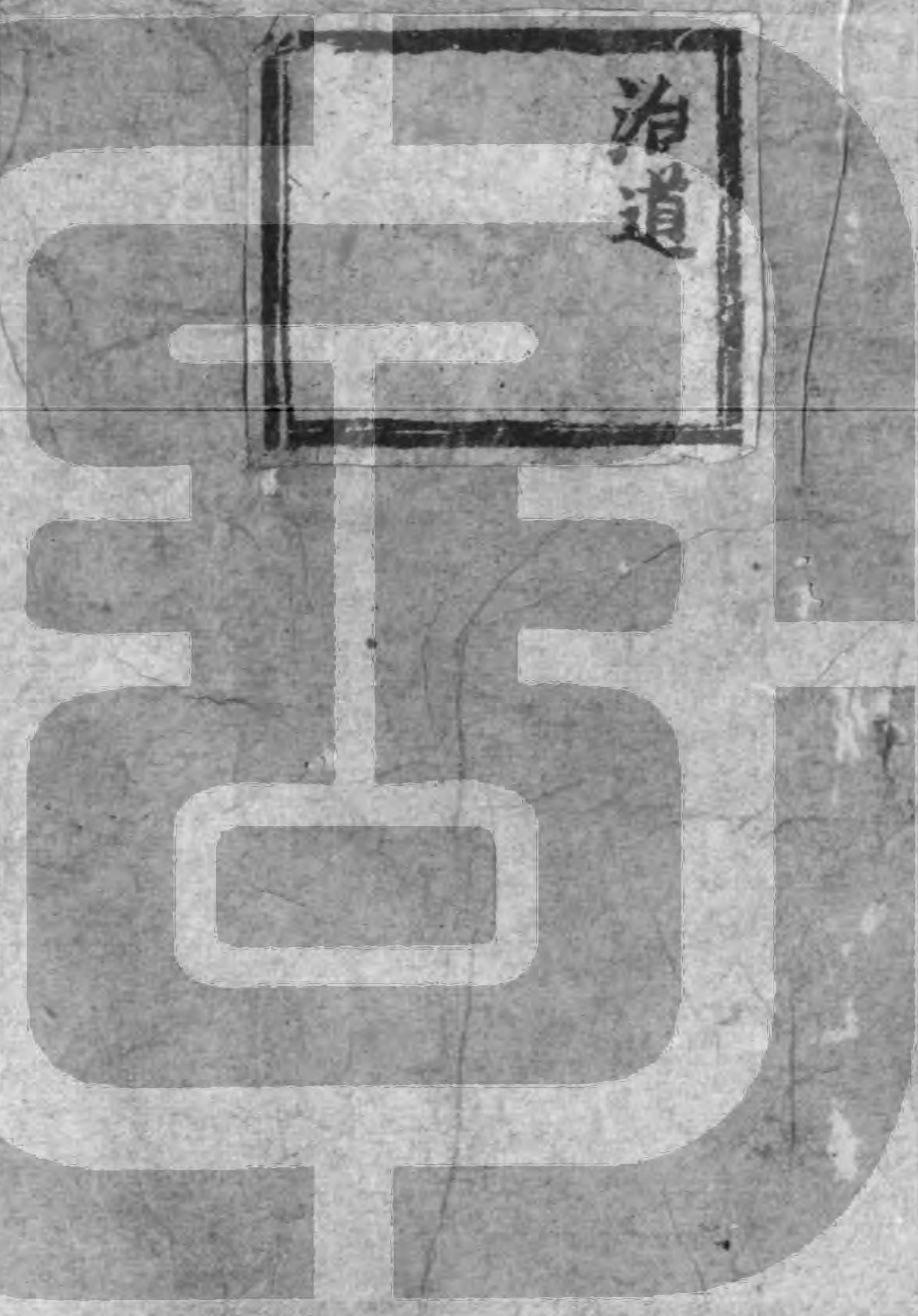


6244
:23

治道

歷代名臣奏議

卷四十七
之四十九



治道

宋高宗時。中書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曰。臣聞治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建都。建都擇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以不恤也。除亂賊。遷縣令。輕賦歛。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以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非毀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歸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致此者。廣人主志。尚何如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寬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

其定計曰。臣聞自昔撥亂興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有舉

必成。大功可就。修內政。張四維。率師不遠。上知。伐國不動。大衆
教民懷生。示信討貳。此齊侯晉文前定之計也。取閔中。據河內。
大封同姓。以懲孤立。減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將帥。保全功臣。
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計也。斬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遠任人。實
孫伏伽。禮王魏。以開言路。宣示好惡。使民嚮方。薄賦輕徭。選用
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計也。其成霸王之業。宜矣。陛下總師。履
極。于今六年。而謀議紛紜。計畫未定。以建國都。則未有一定。必
守不移之居。以討亂賊。則未有一定。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事。
則未有一定。必行不惑之令。以任官吏。則未有一定。必信不疑
之臣。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類。况立國而不定乎。難乎。若事也。
易失者時也。捨今不圖。悔後何及。惟人主廣覽善聽。而不可以
自專。惟宰相擇材使能。而不可以自用。伏望特命大臣。條具方

今撥亂興衰之策。各盡底蘊。畫一進呈。先示臺諫。從臣許令。既
駁。仍集凡百執事。議于朝堂。詢謀僉同。靡有異論。然後斷自宸
衷。定為國是。頒諸中外。以次施行。申飭攸司。各嚴遵奉。聖如金
石。勿復變移。庶幾觀聽有孚。一新耳目。可見中興之兆矣。

其建都曰。臣聞有家者必作室。立國者必建都。必據形勢。握輕重
之權。必居要津。觀方來之會。如北辰在天。而衆星拱。如滄海在
地。而百谷朝。安於其所。不可動也。陛下昨自應天。初登寶位。維
揚駐蹕。倉卒渡江。考卜相攸。莫如鍾阜。矧以舊邸。號稱建康。已
降詔書。傳播天下。為受命之符。此可都者一也。自劉先主。吳孫
氏。諸葛武侯。一代英雄。周游吳楚。皆稱建康。龍蟠虎踞。王者之
居。此可都者二也。此據大江之險。外有長淮之衛。隔絕奔衝。難
於超越。此可都者三也。有三吳。以為東門。有荆蜀。以為西戶。有七

閩二廣風帆海舶之饒。以為南府。此可都者四也。諸路朝覲。郡縣貢輸。水舟陸車。道里適等。此可都者五也。凡都北者。必關境於南。周世宗取江北是也。都南者。必略地於北。吳孫氏爭淮南是也。昨者鑿輿時。逼狩于吳越。則王導所謂望實俱喪。而晉不果遷之地也。三省百司。寓于南昌。則李煜避周。徙自秦淮。卒不能振之所也。國勢一統。不可以數分。國都一定。不可以數動。與夷狄居穹廡。逐水草。無城郭宮室市朝之禮者。異矣。今醜虜憑陵。叛臣僭竊。瀕海諸郡。僻在東隅。宜還都建康。比閩中河內為興復之基。環諸路而中持衡。則人心不搖。大事可定矣。其設險曰。凡立國建都。必設險。而後國可保。按春秋書晉師伐虢。滅下陽。邑。不言滅。而此獨言滅者。下陽虜虢之塞邑也。塞邑既舉。則虢已亡矣。聖人特書于後世。設險守邦之法。故三國

時。魏人都許。不以方城為險。而守襄陽。蜀人都益。不以劍門為險。而守漢中。吳人都秣陵。不以大江為險。而守荆渚。夫荆渚。江左上流也。北據漢沔。西通巴蜀。東連吳會。真用武之國。故楚子初自秣歸。徙都荆渚。因其地利。日以富強。近并穀鄧。次及漢東。下收江黃。橫行淮泗。遂兼吳越之地。傳六七百年。而後止。此雖人謀。亦地勢使然也。後逮東漢之衰。劉表牧之。坐談西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關羽用之。威震中華。孫氏有之。抗衡曹魏。晉宋齊梁。倚為重鎮。財賦甲兵。當南朝之半。其為江東屏蔽。猶虞虢之有下陽也。昨降詔。令定都建康。而六飛巡狩。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為分鎮。恐失古人設險守邦之意矣。近日雖復荆湖南北。而分鎮地分。仍舊未改。即與不復亦等耳。按湖北十有四州。其要會在荆峽。故劉表時。則軍資富。江陵。先主時。則重兵屯油口。

閔羽孫權則并力爭南郡。陸抗父子則協規守宜都。晉大司馬
溫及其弟沖則保據渚宮與上明。此皆荆峽之封境也。以荆南
言則諸邑在江北者三。在江南者四。以峽州言則大都險要皆
在南岸。今以二州為分鎮。跨據長江。下臨吳會。猶居高屋建瓴
水也。獨無虞虢下陽之慮乎。又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固
謂秦甲可以強兵。蜀貨可以富國。取其資力以自助也。而使荆
峽分鎮於其間。假令萬分一有桀黠者得之。守峽江之口。則蜀
貨不得東。阻長林之道。則秦甲不得南。譬猶一身束其腰脅。而
首尾不相衛。則非計之得也。臣竊以謂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
守建康。必有荆峽。不以為分鎮。然後全據上流。地形險固。北可
出秦中之甲。西可下蜀江之貨。血氣周流。首尾相應矣。又曰。昔
人謂大江之險。天所以限南北。而陸抗以為長江峻山。限帶封

域。此乃守國末務。非智者之所先。何也。杜預嘗襲樊鄉矣。胡奮
嘗入夏口矣。賀若弼嘗濟廣陵矣。曹彬嘗度來石矣。則其險信
未足恃也。雖未足恃。然魏武困於居巢。而不得渡。曹丕困於濡
頭。而不得渡。拓跋固於瓜洲。符堅困於淝水。而不得渡。則其險
亦未可棄也。蓋設險以得人為本。保險以智計為先。人勝險為
上。險勝人為下。人與險均。乃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險而人
謀有未善耳。地有常險。則守亦有常勢。欲固上流者。必先保漢
沔。欲固下流者。必先守淮泗。欲固中流者。必以重兵鎮安陸。此
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者也。當孫氏時。上流欲爭
襄陽而不得。故以良將守南郡。與夷陵。下流欲爭淮南而不得。
故以大衆築東興與皖口。中流欲爭安陸而不得。故以三萬勁
卒戍邾城。邾城。今之黃岡是也。凡此三者。皆要害必爭之地。故

孫氏保有江東而魏人不能犯。今狂虜侵河朔。叛臣擾山東。淮
北京畿諸鎮處危疑之地。大江設險。未可輕棄。上流在荆峽。其
利害臣既言矣。中流在安陸。而守臣陳規長於帥眾。憑城短於
勸民耕種。宜遣一軍興置屯田。為規外護。以蔽武昌。而下流則
命江浙帥司各遷官吏。漸往江北。經營淮泗。若委任得人。其上
者使人勝於險。其次者使人與險均。俟以歲時。無輕改易。而孫
氏欲爭而不得者。皆自治焉。不特可保江左。而恢復之勢亦在
目中矣。

其制國曰。凡制國者。不能周知山川道里形勢險易。與夫土地之
宜。足食足兵之具。則不可與謀。以貽後患。荊州在沮漳江漢之
間。地蕪水陸。土力沃衍。平時利之。猶未盡也。與江湖之南。饒瘠
之士。倍百不侔矣。募民力耕。可以積粟。此一利也。自畿西河朔

諸郡。每歲必資耕牛於川峽。軍興已來。道路艱阻。不過漢沔。六
年矣。耒耜之設。服牛引重。聖人所作。以利天下。若出峽牛。至于
荆渚。則門墻之內耳。此二利也。而又中握上流。舟楫往來之樞。
西通秦蜀之路。乃足食足兵。高強要地。江左六朝。所以必爭。而
不肯失也。棄為分鎮。其害甚明。然改之。則為詔令反復。無以示
信。遂之。則形勢危削。無一可苟。苟有幾會。未害於信。何憚而不
改乎。凡分鎮者。節制於上。一法得自立。專征闡外。則兵得自用。
轉移物貨。則財得自理。二法為審。則官得自命。合此四事。與戰
國諸侯無異。即非上世之法。而京西淮甸。多使暴客錯雜。
居之。獨湖北一路。安陸命陳規。則左遷之文吏也。荆南歸峽。差
解潛。則右遷之武臣也。若降指揮以湖北一路。與諸鎮事體不
同。宜有更張。獨仍舊制。即此二人。改其績效。因任改移。因任改移。

改置。無不可者。但通荆湖。漕憲二司。治盜理財。而以襄陽隸湖
北。扼漢沔之道。以岳陽隸湖南。通三江之口。以鄂渚隸江西。接
洪撫之境。則地里連屬。形勢便合。於魏武置都督。不欲相遠
之意。亦於今日事宜。頗為相協。若襄陽已令分鎮。時方用兵。義
會之來。何有窮已。乘便分割。亦無不可。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又
曰。夫變更舊制。不稽今古。肆其宵臆。則事不可行。况挾姦計。乘
近歲湖北變更舊制多矣。初用唐憲為安撫。統十有四州。參詳
官高衛者。建言乞以鼎州守臣帶鼎澧制置使。辰沅靖並聽節
制。不隸湖北。是削其五郡也。又乞以荆南公安縣升為軍額。兼
帶石首松滋巡檢。使應軍兵器械。並不許荆南那移。是又削其
所治三邑也。是歲虜人聲言穀路入寇。正當經畫防秋之際。而
一旦削其五郡與三邑。其間多兵賦重地。所存者殘破之餘耳。

或以衛與憲有怨。故特獻此策以傾之。審如所言。大不忠也。不
然。畫此謬計。不智亦甚矣。又前日改湖南為東西路。於朝廷形
勢利害。初無加損。徒因全邵武岡三郡之民耳。今既復荆湖南
北兩路。宜罷荆峽分鎮。仍舊置帥司於荆南。一便也。公安軍自
係內地。宜仍舊廢為屬邑。二便也。靖州置郡在崇寧元年。自鼎
澧應副錢糧。歲費二十七萬。今此二州既皆殘毀。宜仍舊廢為
渠陽寨。三便也。武岡置軍在崇寧四年。自邵衡永州應副費亦
不貲。今此三州既皆空之。且仍舊廢為武岡縣。四便也。凡此四
者。悉仍舊貫。州縣官吏省併什八。創添窠闕。悉從除削。裁損文
書。俾歸簡便。有所謂刀弩手。有所謂博易務。有所謂營田司。事
皆欺罔。殃及百姓。驅之轉為盜賊者也。宜依往年禁止保馬茶
鹽法施行。以戒誤國害民之賊。然後國制定。民心安矣。又曰。制

國宜於仍舊貫。乃欲以襄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鄂渚隸江西者。昔祖宗定都于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漢水之南。則以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則以制湖南與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復中原。則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定都于汴。曰內而制外。其事雖殊。其意則一耳。置於江西者。治南昌而分屯鄂。置於湖南者。治長沙而分兵屯岳。置於湖北者。治荊州而分兵屯襄。皆自南制北。恢復中原之勢也。古者有屬焉。有連焉。有卒正。有州伯。今安撫大使則州伯之比。而形勢必相屬。不特能相援。有無必相資。而後能相成。五嶺之外。則賊盛於東。真馬出於西。宜置大帥一。兼統二廣帥司。以殿南服。荆湘並經殘破。而北路尤甚。若置大帥必兼領夔府。岷峽。決實力。備之經畫。庶能興復。蓋峽中有鹽米耕

牛而無曠土。荆渚有沃衍桑田而無餘民。若死瞿塘之禁。恐遷有無。商旅自西而入。物貨沿江而下。不越數年。荆州富盛。形勢可成。古者大國三卿命於天子。則朝廷所自命者也。小國二卿命於其君。則奏辟而命之者也。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意深矣。今置大使乃古州伯。而參謀議者皆自奏辟。則非古意。繼今以往。宜自堂選每路二人。其大使和厚者輔之。以健決之佐。剛果者與之。以審詳之屬。其餘許自辟置。則事可久行。乃輕重相權之義也。

不恤民曰。保國以得民為本。固本以恤民為務。恤民以除暴為先。廢夷猾夏。自外為暴者也。寇賊姦宄。自內為且者也。近歲已春。外阻內訌。除外暴者。多主通和之議。竟為夷狄所誤。不敢用兵。而夷狄用兵。毒遍中國。常自若也。除內暴者。用招安之策。又

為盜賊所誤。不敢用兵。而盜賊用兵。毒遍天下。常自若也。夫春秋之法。夷狄亂華。則是膺是禦。不與結盟。亂賊肆惡。則是誅是討。不列於會。以此見聖人之情矣。葛伯殺一饋餉童子。湯往征之。天下信服。而寇賊所至。殺人盈野。為民父母。安得若是。怒况以重賞招之。又觀其弭也。李成馬進。侵犯江西。陛下斷自宸衷。命將出師。要令殄滅。自是江西一路。商旅夜行。范汝為弄兵閩嶠。肆其殘毒。三載于茲。又遣輔臣副以上將。采入其阻。盡掃除之。而後遺種餘民。復還農桑。可謂得恤民之道矣。然其餘類尚稽天誅。暴橫湖湘之間。百姓引領王師。如大旱之望雨也。今諸將既西。而師行安重。陸運糧餉。民力疲勞。夫恤民者不自病民。除暴者不自為暴。曹成反覆。直犯帥司。劉忠殘虐。塗炭數郡。固無可赦之理。宜專委岳飛。掩捕曹成。及早進師。勿令越逸。亟命

大軍直趨潭州。合於春秋救兵欲速之義。事得便宜。無更申稟。以致遷延。重失幾會。仍以先聲促命。為友揀汰老弱。及元係耕種之民。各從其欲。并力一心。水陸俱進。追擊劉忠。勿留後患。招收揚華餘黨。肅清江湖之盜。然後精擇良吏。悉意撫綏。則善政可行。膏澤可下。百姓安堵。邦本固矣。又曰。保國以得民為本。固本以恤民為務。恤民以擇縣令為先。縣令親民。百里之主宰也。且據應副軍期一事言之。凡糧餉轉輸器械百物。應于軍旅之用。莫不資民力而後足也。主軍期者。取足於縣。為縣令者。責辦於民。得人則科歛必當。多寡必均。數目必實。有無必通。期約必信。須索必辦。民不怨咨。公無乏事。苟非其人。因公循私。恣為侵擾。剥民膏血。甚於寇賊。公家所急。往往闕供。緩急之間。又無預備。民情怵迫。無所控訴。乃有轉而為盜矣。而縣令其可以不擇

等。近歲此官冗濫已極。宜以五說稍革其弊。漢世郎官出宰百里。自宗寧掃除資格。收擢天下之士。不歷縣邑。徑躋臺省。及其補外。亦為監司。必為郡守。事不詣磨。權歸胥吏。此大弊也。宜籍中外。曾為臺省。寺監官。休做漢制。分宰百里。試以民事。俟有聲績。未次起擢。此一說也。古者連侯分去。不過一同。今親民之官。比古侯壤。而軍興已來。日見陵辱。師徒所至。非特將校。至於走卒賤人。皆得肆行無禮。以百里令長。而有不免捶楚之憂。此廉庶自重者。皆欲遠避。頑頓思辱者。猶安其職。而不顧也。宜增重事權。俾假其禮。許借服色。虜給廩餼。凡軍馬屯駐本縣者。並聽節制。其經由悉從階級。此二說也。據今八路諸縣。尸口賦入多寡。重輕分為三等。上縣自朝廷。選差中縣吏部注擬。下縣許帥臣監司。通共奏辟。立為定格。不許交互。此三說也。依宋元嘉法。

定以六期為斷。革去三年為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使吏無苟免。民有所係。此四說也。凡三等縣。皆以四條糾正。稅籍團結民兵。勸課農桑。敦勉孝悌。俟及三年。攷其績効。已就緒者。就加強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此五說也。而命侍從官各舉二人之能任縣令。亦各刺二人之姦賊不法者。皆書於籍。俟核其真。以次施行。宜示好惡。使知勸沮。舉刺不實者。必罰無赦。庶幾百里得人。百姓安堵。邦本固矣。又曰。保國以得民為本。固本以恤民為務。恤民以輕賦為先。魯哀公時。遭值凶年。國用空乏。什二而稅。猶患不足。而謀於有為。則請行什一之法。夫二猶不足。又損其半。疑若戲言也。至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乃知其議微慮遠。雖聖人不能易矣。夫焚林而田。非不得獸。而明年無獸。竭澤而漁。非不得魚。而明年無魚。厚賦重斂。困乏不足。轉而之他。

則無百姓。誰與供常稅乎。且以近事驗之。如京東西路歲入二稅。約七百萬。課利雜收約三百萬。其餘山澤之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李彥等取之。凡西域課利。及乾漵為田。窮竭民力。歛積無算。其時若有言罷此。括剋然後國用充足。則必指為謬說也。然百姓愁苦。轉而為盜。今此四路常賦所入。不歸於王府五年矣。乃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信不誣也。又如荆湖南北歲入二稅。約四百萬。課利雜收約一百萬。自二稅外。豈無餘利。在祖宗時。捐以予民。不盡取也。百姓歸戴。無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變則有一折兩折三折。收糶則有均糶敷糶補糶。散引則有麴引茶引鹽引。受納則有一加再加倍加。而猶以為未足。其時若有言罷此諸色。然後國用充足。亦必指為謬說也。然百姓愁苦。轉而為盜。今此兩路常賦所

入。不歸於王府三年矣。乃知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信不誣也。今朝廷所自治者。封境益蹙。賦斂益重。百姓益貧。田萊益荒。謀國之臣。不為陛下深思遠慮。更欲擾之。何不以京東西湖南北為覆轍之鑿也。夫為川驅魚者獺也。為叢驅雀者鷓也。為蔽國驅民者。今日之貪吏與弊法也。伏願明詔計臣。速講輕賦恤民之事。為生財足用之原。而以京東西湖南北為至戒。庶幾百姓安堵。邦本固矣。又曰。保國以得民為本。固本以恤民為務。恤民以革弊為先。凡為國以利不及義者。皆自小人始。謂其所見者小。不知大體。法所以弊也。祖宗時以義為利。盜賊不作。坐享九州四海之奉。其所利者大矣。且如鹽法行於西者。與商賈共其利。行於北者。與居民共其利。行於東南者。與漕司共其利。大計所資。均及中外。所謂以義為利也。崇寧初。謀國之臣。以利為利。首變

鹽法。利出自然者禁而不得行。則解池是也。利在居民者。皆入於官府。則河朔是也。利通外計者。悉歸於朝廷。則六路是也。諸路空乏。乃至橫斂。誅求百種。猶不能給。民窮而為盜。遂夾藏入常賦。以數千萬計。則鹽法實致之也。靖康改元。用事大臣昧於遠見。其弊不革。陛下紹興。宜鑒前失。亟議改更。久而未及。何也。略以湖南一路言之。舊日歲課一百萬緡。本路得自用者五十萬。故斂不及民。而歲計充足。變法已來。鹽利悉歸朝廷矣。本路諸色支費。已皆出於橫斂。至如上洪舊資鹽息者。猶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略以道州一郡言之。歲認上供錢二萬貫。往時本州歲賣鹽錢四萬餘貫。以此鹽息椿充。故斂不及民而自足。今上供錢依舊而無鹽息。至以麴引均科人戶。民所以益困也。又略以未陽一邑言之。有未變法之前。官所自運鹽。有既變法之

後。客所拘納鹽封椿日久。既緣軍期支給矣。而鹽香司再欲進索。朝旨亦令撥還。不知此當自何而出。急則不免取於人戶。民所以益困也。比聞權貨務所入。未滿一年。至六百餘萬。其利非不厚。何不遍下諸路。並令檢會。若此類悉行蠲免。以活百姓。使稍安業。不至為盜。長納二稅存國家大利之源也。又如權酷法已極弊。尚仍舊貫。不亟改更。何也。略以道州言之。課額既高。歲有虧欠。即抑勒專知牙校。今兼管州倉。俾因受納取足稅民。弊可見也。又以邵陽言之。酒課約二萬餘貫。而歲折稅米為糶。凡六千石。每斛中價約五百足。只此一色。已幾倍費。其他未論也。此雖行下諸處會計。而州縣往往利此為造弊之端。不以實闢。何不斷在必行。今逐路應係官監酒務。許百姓眾共買。撲入納淨利。收官務。近年所費米麥等。撥歸朝廷專充贍軍費用。還所

得淨利與轉運司及本州縣支使利濟公私以活百姓使積安
業不至為盜長納二稅存國家大利之源也夫琴瑟不調者
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
可理也惟陛下早更弊法以幸天下則百姓安堵邦本固矣又
曰保國以得民為本固本以恤民為務恤民以省官吏為先先
武中興併廢吏員裁減文書什存一二天下遂平蓋有民然後
有事有事然後有官今遺民既寡事亦少矣官吏日增而不減
此何理也自崇寧以來中外創添負局重以濫賞不勝其冗蠹國
病民遂至於亂渡江之後北地衣冠接袂而南矧值軍旅之興
賞典超越濫冒滋衆江左吳楚例經殘破而諸司州縣添差不
已兵官舊條兩負者或至於七負八負而未止也監營營條一
負者或至於四負五負而未止也倚仗推委不任其責請給人

徒互相攘占此弊不革雖有恤民之心而民豈被其澤乎又如
江北荒餘郡縣皆膏腴之地虜騎不來盜賊已去而民無歸業
城市不建者緣所遣經理鎮撫之官略無存恤興復之意未有
百姓先置官司諸州縣鎮舊時負關一差填又所用之人全
不選擇貪殘暴虐甚於寇盜關一畝者即抄一畝之地布種
一碩者即收一碩之入民不聊生無緣復業此弊不革雖有恤
民之心而民豈被其澤乎夫為民有官不設官以病民為事有
官不因官以廢事今添差所在依勢倚法侵漁頃索耗盡無窮
民所以病也一羊而群牧其委不專一職而衆官其任不一事
所以廢也攷於春秋以民為重而大夫次之攷於孟子以民為
貴而社稷次之故堯舜禹以天下相受而其言曰衆非元后何
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言君與民一體也而可以不恤乎今朝廷

添置官吏。蓋出於恩寵。諸路所自差委多及其親故。不虞廢事而病民也。大夫先王之意矣。望陛下特降指揮。併省官吏。以建武為法。稍指祿廩養之。使居閑地。無執事權。則百姓安堵。邦本固矣。

其立政曰立政者。人主宰臣之事。而必先知其所職。然後政可立也。選擇忠賢。以為輔相。委任不疑者。人主之職。薦進人材。布列中外。賞罰不私者。宰臣之職。唐太宗既黜封德彝。邪說任房喬。杜如晦為宰相矣。又勅尚書細務。並屬左右丞。而責二公以廣求賢。人隨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職者也。陳平既不答文帝決獄之問。自謂所主佐天子理陰陽矣。而召河南守吳公為廷尉。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其能致民無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職者也。而政有不立乎。陛下即位于今六年。念宰相不可無。非

其人也。而特有選任。置諸左右。可謂得人主之職矣。然而政事未立者。竊恐責宰相以其職。異於太宗之不以吏事勞之也。宰相之所以自任。未若陳獻侯之能使九卿各得其職也。作者雖并東西二省。而宰臣依舊受接詞訴。判決獄訟。終日營營。弊精力於簿書之末。而進退人材。布列中外。賞功罰罪。或有未加察焉。則失其職矣。政何由立乎。夫審於音者。聾於官。明於小者。暗於大。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願陛下特降指揮。自今以往。宜令庶事。並決於六曹。仍命六曹官長。皆得專達。並如元祐大臣所請。自非事關大體。更不咨白。則宰相之事。簡矣。然專責以慎。東六部長官及其貳。以舉中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慎。東諸路帥臣及部使者。以舉外臺之職。則又專責以慎。東諸郡守臣及上縣令宰。以舉郡邑之職。此乃周公立

政有司牧夫之大意也。昔者疇有退朝而晏。以為有政。仲尼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夫諸侯之國。大夫與。而陪臣與事。為天下者。其可不使宰臣與政。而侍從治事乎。惟陛下明詔宰臣各行其職。則政之大經立矣。又曰。三綱。軍國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綱正。則基於治。以興。三綱淪。則習於亂。以亡。按春秋華智有不赦之惡。魯鄭齊陳同會于稷。以成其亂。受賂而歸。而天子不討。方伯不征。咸自以為利也。不知百官象之。有大不利焉。未幾陳有五父之亂。齊有無知之亂。鄭有祭仲子突。魯儀之亂。魯有叔牙慶父般閔之亂。數十年間。四國并逆。幾至衰亡。則以昧於履霜堅冰之戒。不能辨之於早也。春秋備書于策。明三綱之重。為後世鑒深切著明矣。昨者胡塵犯關。邀請二聖而立。張邦昌僭竊名號。援引契丹立晉事。造用為證。

例。分遣使人宣諭諸路。直下赦令。倍行恩賞。原其用心。與華智動其惡無異。陛下嗣膺寶曆。特施寬典。未正其罪。奉行天討。與眾棄之。置在遠郡。賜死于隱而不尸。諸市朝已失刑矣。及虜騎南驚。鑿興渡江。黃潛善及其黨。悉皆震恐。事窮計迫。無所從出。乃指邦昌為金人所立。而迫之至死。遂以致寇。欲解其迷。國誤朝之罪。至其宗族皆命以官。是訓誘亂臣賊子之心。使利於為惡。此滅哀伯所謂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者也。故不踰旬月。苗傅劉正彥敢有無將之心。陛下既正典刑。順承天意。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滌滌者。敢肆姦言。無所忌憚。故比日諸方群盜。所在焚劫。至有官吏入其隊中。肯為之用。末流至此。可不戒乎。伏望特降指揮。昨在圍城。有職當守禦。視城垂破。而端坐不救。忘廟社之危者。有章表章上及君父取媚虜人受其婦女者。有起

自閑散特仕偽朝。長其諫省者。有於苗劉自辟。並建節旄。所除制命。極意稱美者。及昨來乞用邦昌苗傅正彥之黨者。嘗其甚。事不過此數人。依法施之。以正人心。息邪說。則三綱不淪。而軍國政事得以時立矣。

其震實曰。政事紀綱。莫大於賞罰。賞罰福威。必當於功罪。功罪善惡。必審於毀譽。毀譽是非。必要於真偽。故直言不聞。毀譽亂真。康澄以為可畏。甚於三辰失行。水旱虫蝗之變也。可不核實乎。陛下昨降敕書。推尊仁宗盛德。大業應舉行法度。是欲上遵嘉祐。德意甚美。臣嘗考其大要。特在於直言數聞。毀譽核實而已。丁謂以姦邪為宰相矣。雷允恭傳達外議。擅權矣。黃德和以監軍誣奏邊將矣。或斥或誅。或按諸四裔。而獄情審克。卒無究濫。是毀譽不得亂真。而邪說息也。寇準以忠正遭遠貶矣。范仲淹

以危言屢獲罪矣。歐陽脩以譏斥佞人。招難明之謗矣。或辨明誣枉。或擢陞侍從。或遂遷執政。是毀譽不得亂真。而直道行也。邪說息。直道行。則惡人有所憚。而不為。善類有所恃。而不恐。其致至和嘉祐之治。以此。陛下自初即位。思建中興。而將相大臣黃潛善汪伯彥等。未能奉令承教。乃廣引廢忠。毀信。靖諸庸回。服讒蒐慝之黨。變亂名實。顛倒是非。以上惑朝聽。貶馬伸於閔市。出許翰揚時於閑散。如孫觀劉觀鄭穀輩。流並居。通列維揚。奔潰無所歸咎。恐陛下討其誤國之罪也。復指結余堵。故邦昌為致寇之由。特下赦音。元惡大憝。皆得原滌。而李綱獨不與焉。此雖假借朝廷詔。今行之。安能掩天下之公論乎。顛倒是非。變亂名實。莫斯為甚矣。及范宗尹當軸。又欲汲引失節鄙夫。如李擢等。以蓋其北面。偽楚之惡。是非邪正。出於人心。如辨白黑。焉

可誣也。其為計不忠亦甚矣。陛下好惡無私克遵王道。上追仁宗審覈之政。毀譽必要其真。賞罰必當其實。使邪說不作。直道得行。其繼嘉祐至和之治。亦何遠之有。夫邪正是非。莫易辨於今日。惟陛下斷在必行。以扶正論。實天下之幸。又曰。凡核實者。必自大臣與臺諫始。大臣定功罪。施賞罰於上。臺諫論功罪。主毀譽於下。不可不先核也。仁宗即位。信王曾之正。任呂夷簡之才。終以富弼韓琦為宰相。而余靖蔡襄賈黯呂誨等迭居臺諫。此真偽所由核也。陛下嗣承寶曆。渡江以前。所用三相。而言者攻李綱以六不可貸之罪。謂人臣有一于此。必伏斧鑕。而遠竄之於鯨波南海之表。人皆以為鄭毅。蓋綱以建炎二年冬十有一月朔日遠貶。而毅以是日峻遷。故知為此言者必毅也。然謂綱大興誣諍。下與庸俗言已去朝。暴亂斯起。欲平定之。捨我其

誰。傳呼宰相響震。山谷諷諭群小。今上封章。期期道途。以俟起命。凡此等語。驗於奏議。則無據。按於施為。則無迹。特以譏造文致之語。傾陷大臣。為不可貸之罪。而當時遠信行之。又以美官激勵之。是賞勸諂諂之人。欲其效譽亂真而不核也。若言潛善伯彥措置乖方。人皆以為馬仲。蓋仲自言官黜為監當。而其言則有狀矣。不慎命。今則以下選都之詔也。廣布私恩。則以復祠宮教官之闕也。黜陟不公。則以罷衛虜敵。而用孫覿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則以貶吳給張閻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則以沮宗澤與許景衡也。私收軍情。則以各置親兵千人。請給獨優厚也。同惡相濟。則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舉一事。必立一證。皆眾所共知。赤眾所共見。不敢以無為有。赤不敢以是為非。而當時不信其言而罷之。反以為言事不實而重責之。是罰沮忠謹。指

軀為國之人。惡其毀譽之核實而不亂也。邪說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今穀雖已死。恤典哀榮。禮意隆厚。公論不允。仲既遠矣。雖有詔命。不聞來期。君子閔焉。比雖責以龍閣。未盡褒勸之禮。按春秋之法。治姦惡者。不以存沒。必施其身。所以懲惡。獎忠善者。及其子孫。遠而不泯。所以勸善。伏望聖慈。特留聰聽。按此二人情狀。追正刑賞。奉承天意。使天下知懲勸之方。以息邪說。開公道。則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將復見於今日矣。

其尚志曰。臣聞自昔帝王應時而作者。必以立志為先。在草昧時。必立志而後能創業垂統。在衰微時。必立志而後能興衰撥亂。時者事之幾。志者事之本。欲定大事而志不先立。則無本矣。焉能有成。漢高帝西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之盛。意欲留居。樊噲一言。即還霸上。范增由此畏之。說其主曰。沛公

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故能滅秦取項。以成帝業。光武破尋邑之師。舉雒南之地。取河北。定山東。既得隴。復望蜀。顧謂耿弇曰。建此大策。雖落落難合。然有志者事竟成也。故能祀漢配天。不失舊物。靖康改元。

不効責難之節。首以立志為本。而即安屈臣

王出復城

下結盟。此齊國佐宋華元請合餘燼。皆城以

力爭。有以

國莞而不肯從者也。當時國勢何異措火柱

其上。而宰

相徐處仁遽進諛言。以為金賊出境。社稷而

德儉。勤致

有天人助。遂陳八說。謂如今日可比唐

臣主俱榮

抑何所志之卑陋也。故廟堂聚訟。顛沛末

卒招失

國之禍。夫立志者本也。行事者用也。本則不喜而急於行事。雖

有遠猷宏議。必格而不得施矣。陛下天資神武。自初即位。慨然

發憤志殄寇讎。而當時親信近臣。又不能助成大美。乃至因循坐消歲月。國日益削。六載于今。然上天之所以啓悟聖情。日躋盛德。陛下之所以深懲既往。剋勵將來。可謂卓然有立於萬物之表矣。伏望堅持此志。斷以不移。仍飭群臣。各致法家拂士之義。必志於恢復中原。祇奉陵寢。必志於掃平夷虜。迎復兩宮。必志於得四海之歡心。以格宗廟。必志於致九州之美味。以養父兄。然後告功皇天。明示德意。則文武百僚。六軍萬姓。不應復志。亦皆震懼奔走。各修厥職。莫為而不成。莫欲而不遂矣。

其正心曰。治天下者法也。制法者道也。存道者心也。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家之本也。家者國之本也。國者天下之本也。曰家曰國曰天下者。皆心之所體也。曰道曰法者。皆心之所運也。能正其心。則朝廷百官。下至萬民。莫不壹於正。安與治所由興也。不正

其心。則朝廷百官。下至萬民。莫不習於不正。危與亂所由致也。故有虞氏以天下授禹。其所傳付者。首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而周公作立政。稱述乃考文王。亦不過克厥宅心而已。然心有所忿怒而弗能忍。則不得其正。有所貪欲而弗能窒。則不得其正。有所蔽惑而弗能斷。則不得其正。有所畏怯而弗能自強。則不得其正。故欲正其心者。必本於誠意。誠知而人主所以不可不學也。昔光武中興。息馬投戈。必先講藝。蜀先主從事行陳之間。而樂聞儒生。鄭康成等啓告治亂之道。吳王孫權分命諸將。總兵禦敵。戒以當途。掌事不可不學。而自謂讀書大有兩益者。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旅之務。而裁決戎務。必本於方寸之間。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霸王之業乎。今陛下日親典策。博攷古今。往行前言。固以畜德。又經變故。備嘗險阻。慮息益

深。必無邪念。至誠所發。通貫幽明。固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伏望更選正臣。多聞識。有智慮。敢直言者。置諸左右。日夕討論。以克厥宅心。遠繼周文之美。則朝廷百官。下至萬民。莫不壹歸於正。而無回邪欲亂之心。矣。危之不憂。莫亂之不息矣。其養氣曰。凡用兵勝負。係於軍旅之強弱。軍旅強弱。係於將帥之勇怯。將帥勇怯。係於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耳。接戰者。兵也。主兵者。將也。將將者。君也。人君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曾子之所謂約也。狐偃之所謂壯也。壯則強。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之所謂餒也。狐偃之所謂老也。老則弱。紂師如林。陣于牧野。武王數其不事宗廟。賊虐諫輔之罪。則商曲而周直矣。故周勝。項羽兵震天下。咸服諸侯。漢祖數其九罪。與殺義帝之負。則楚曲而漢直矣。故漢勝。凡曲直者。兵家之大要。制勝之先幾也。

金人詐邀二聖。遷徙六宮。殘殺老幼。劫掠貨財。立臣代君。悖逆天理。肆行無道。曲亦甚矣。陛下以上皇之子。孝慈之弟。自大元帥入踐宸極。檄書初下。而偽楚歸班。赦令一行。而四方響應。又自比來。克勤聽政。追賞直士。優卹其家。登用讜言。置諸要列。今聞四達。聖德日躋。可謂直矣。以直對曲。勝負已分。中國士氣。宜不待鼓而自強。狂虜暴橫。宜不待挫而自弱。然虜兵每動。四方震懼。奔走逃遁。莫與抗衡者。以兵家之略。制勝之幾。未有以明之也。今欲強中國之兵。鼓將士之勇。使人人知我直彼曲。以作其衰敗不振之氣。更在陛下強於為善。盡新厥德。近有信於諸夏者。無曲可議。外而聞於夷狄者。無曲可指。則守為剛氣。可塞于兩間。震為怒氣。可以安天下。何憂於群盜。何懼於戎虜。將帥必聽命而不敢驕。軍伍必畏威而不敢惰。不待兩兵接刃。而百

勝之筭已坐決於九重之上矣。

其宏度曰。人主以天下為度。月當並日月。不可私照臨。德當配天地。不可私覆載。所好當適土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適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細縵。而萬物育也。故能理其情。而君道備矣。然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克已然後可以治怒。順理然後可以忘怒。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此治怒不遷之法也。忍者隱忍不發之稱。遷者自此遷彼之謂能隱忍而不遷。則事必濟矣。齊侯忍於射鈎。而相管仲。九合諸侯。晉文忍於斬袪。而見寺人披。免於內難。楚昭忍於私怨。而賞闔喜。終以復國。漢高帝忍於有故怨者。而封雍齒。忍於龔窘辱者。而赦季布。忍於比己為桀紂者。而用周昌。至如丁公短兵相接。而免已於厄。可謂有再生之恩矣。及其即位。丁公來謁。

乃新以殉。其不賞私勞如此。故能五載而成帝業。凡此數君。於道槩乎。其有聞者矣。如來結不忍於曰豐許。彼而棄策士。卒無所成。德宗不忍於蕭復。姜公輔而疎賢相。終以衰削。蓋亦未之思耳。陛下聖度虛明。仁心廣大。固當不以私喜親佞。諂之士亦當不以私怒遠正直之臣。中外百執。其有迷國誤朝。罪惡昭著。眾所指目。不可掩者。雖有私勞。願陛下與眾棄之。不使幸而得免。以致天下之疑也。至如抱忠守正。犯顏逆耳。公論所歸。不可掩者。雖遭讒譏。願陛下與士共之。不使退而窮處。以失天下之心也。然後當而必當。是謂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可以撥亂反正。建中興之業矣。

其寬隱曰。自昔創業興衰。與增光洪業之君。待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以常行。於爪牙介冑之夫。以折其悍驕。難使之氣。柔

避讒屈。必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
馭人材。表正風俗。漢高帝。卒能召齊王田橫於海島中。而自恨
終身不能致四皓。世宗。踞見大將軍衛青。至汲黯。奏事。或時不
冠。則走避帳中。使一可其請。光武。制御功臣。不相假借。而招延
處士。如會稽嚴光。足加帝腹。辭其爵位。山陽王成。使者再聘。不
肯就車。太原周黨。陛見帝廷。伏而不謁。雖范升。有誇上求高之
奏。不以為然。各從其志。夫此三君者。內平四海。外警百蠻。可謂
英雄之主矣。然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強楚。而不行於四皓。世
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越東夷。而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
能行於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君。而不行於嚴光周黨。惟
公孫述。獨行之。述。招聘蜀人李業之流。或劫以兵。或迫以醜。或
賊其妻子。業等皆死。疑若最能行其威。今矣。然述之威。能行於

李業等。而不能行於吳漢。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
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忌勢。則昌。反是道者。難乎
免於亂亡之禍矣。陛下尊德樂道。如古賢王。屢下詔書。詳延遺
逸。而群臣有不能欽承美意。以增盛德之光者。凡所宣召。或有
未至。不原情實。略見寬假。即肆讒謗。以謂違於君命。召不俟駕
之義。被之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之以不恭之罪。雖陛下大度并
包。不從其說。而造此謗者。亦云甚矣。夫召而不至者。其本心豈
驕貧賤。惡富貴哉。其必有以也。或其齒早衰。而不能至。或其身
負疾。而不能至。或其志氣已經沮傷。而不能至。或其才力不足
以當任使。而不能至。或其所見與時不同。而不能至。若聽順所
守。寢息恩命。下全隱居之操。上有好善之美。兩得之矣。乃欲施
雷霆之威於一介之士。何也。渡江以來。四月八日。所下赦書。首

欲上遵仁宗法度。謹按康定間嘗以詞館招張俞矣。辭而不受。至于四五。其後又以修起居注用王安石辭而不受。至于八九。皆從其欲。又優獎之以勵風俗。未嘗加以雷霆之威。而權綱不緣此而不立。命令不緣此而不行。加以西。則臣服元昊。威加於北。則削平王則。威加於南。則掃蕩智高。柔巽屈於隱士而德愈隆。剛克伸於四夷而威愈震。可謂知所用矣。此二西宜連者也。侍從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動聖聽。奮揚天威。殲滅狂虜。顧請施於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伏望特降詔書申明此旨。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強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掃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讒說殄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矣。

秘書正字張孝祥上奏曰。臣恭惟陛下天縱神聖。身濟興運。兢兢行

道。餘三十年。以陛下之心。行陛下之政。唐虞三代。皆不足進。而懷忠之士。以今揆古。容欲有議者。何哉。群臣負陛下使命也。自建炎以來。朝廷之治。蓋嘗一井更張。方陛下屬精於中興之初。則執事者並異相高。隆虛名而略實用。逮陛下於恭己修好之後。則專國者佔權植黨。廢公議以竊主威。夫君天也。父也。事天事父若此。尚何暇望其他。今陛下出還威柄。人才用舍。敵自聖志。先時一者之弊。固已革矣。然臣之愚。猶欲冒昧自竭者。誠願陛下清開之。密諭適臣。使之無苟目前益務遠略而已。夫事有可為。當各進所聞。豈必拘形迹之疑。政去偏蔽。當勿憚改作。不宜習見聞之舊。既歲月則將失投機之會。飾大具。則必盤責實之旨。使群臣精白以承休德。則陛下高拱而昭成功。永輯隆平。無有紀極。惟陛下留神財幸。

殿中侍御史章誼應詔上言曰。右臣伏讀本月二十六日聖訓。閱國

難之日深。念政治之未洽。臣有以見陛下慮患之切。而求治之勞也。仰惟陛下懷宵旰惕厲之心。思祖宗基業之重。眷禮臣工。數求切務。使悉意有為之時。降虛已力行之詔。德音下逮。朝野忻懽。如臣謏聞。誠不足以仰酬清問。然幸以狂愚。得備言責。不敢以學識凡陋為辭。臣以為欲國難之弭。則莫若以謀為先。欲政治之洽。則莫若以人為急。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陛下詔臣以寇虜充斥。汙瀆於齊魯宋衛之郊。而盜賊跳梁。株連於江鄂洪撫之地。關中屢擾。淮上多虞。此四者。臣知國難之深。有在於此也。陛下又詔臣何道而可以保民。何術而可以弭盜。何策而可以遏虜寇。何行而可以生國財。此四者。臣知政治之洽。有在於此也。陛下用謀以濟四者之難。則所謂堯舜之智也。用人以行四者之政。則所謂堯舜之仁也。臣請得別白而詳言之。聖詔曰。虜寇充斥。汙瀆於齊魯宋衛之郊。此陛下念宗廟社稷之所在。而憤劉豫之未也。陛下謂劉豫之僭竊在虜人。而為之平。兩者皆出於不得已也。虜人窮兵深入。去國萬里。攻剽莫可。固知中原之空虛而不能有也。故不得已而用劉豫。若劉豫者。失兵革之間。貪戀朝夕之命。彼雖屈膝於虜庭。實可屏衛於中國。蓋亦不得已而為之也。誠遣辯士動其心。徐遣間諜密賜詔旨。許之為小藩。貸之以不死。則兵革可以暫息。邊境可以少寧。然後專委重臣。經營北伐。異時王師繼進。由清河者入京東。由汴路者入京畿。由襄漢者入陳蔡。與李齊要結於登萊之境。與張俊翠巽會兵於河洛之上。陛下用謀。誠出於此。則齊魯宋衛之郊。可得而復矣。聖詔曰。盜賊跳梁。株連於江鄂洪撫之地。此陛下念江左生靈之塗炭。而憤李成之未討也。陛下固嘗遣周鼎臣往諭李成使之歸鎮。李成既聽命矣。其後撫諭之使不繼。弓糧之請

往諭李成使之歸鎮。李成既聽命矣。其後撫諭之使不繼。弓糧之請

不卷外之將臣大敗則匿而不言。小捷則矜而自功。至于今日猖狂
四出。江鄂洪撫兵擊不解。臣固嘗乞江東之池。饒信撫江而之洪。劇
荆湖之鄂州三路。分兵以守矣。又嘗乞命呂頤浩朱勝非。無則湖江
南四路之地。盡護諸將兩師。統兵以戰矣。陛下試用此謀。則兵將之
心力必果。臣旅之號令必一。財用則無所分爭。士卒則無所竄伏。江
鄂洪撫之地。可全而有也。聖詔曰。閩中屢擾。淮上多虞。此陛下念守
帥之非才。而思鎮撫之未效也。閩中之擾。始於范汝為。結集之初。種
建帥守。蓋司任非其人。不能擒捕。朝廷遣謝嚮招安之後。慮有譴訶
於是共為飛語。舞言。對時舉死非其罪。異以中傷。謝嚮而搖動汝為。
陛下誠能灼知情狀。盡行罷黜。別選能臣。則閩中屢擾非所慮也。淮
南諸鎮。初皆得人。合勢併力。以打殘虜。大江之南。藉為藩籬。自趙立
被圍。朝廷不能遣兵應援。以致陷沒。於是薛慶孝。彥先。相繼喪亡。岳

飛郭仵威。遠遽失守。今日固當統以重帥。給以芻糧。使之四面攻襲。
殄滅餘寇。促其歸鎮。務耕稼之業。養疲瘵之民。招徠流亡。繕備守禦。
則淮上多虞。非所慮也。凡此四者。臣以為尚謀而不尚力。則國難可
得而弭。弭兵聖訓曰。何道而可以保民。臣謂保民無他道也。去姦貪。殘
虐之吏。則可以保民矣。今夫勸農桑。懲游惰。薄稅歛。省刑罰。蠲寡孤。
獨遂其生。誠以疾病得其養。得氏之道。不過如此。而陛下移恤之意。
遽廢之。仁形於詔。音見於赦令。而不諱獲也。然而民不獲安者。姦貪
殘虐之吏。未盡去也。聖詔曰。何術而可以弭盜。臣謂弭盜無他術也。
得誘良。懲平之吏。則可以弭盜矣。今夫遣繡衣。直指之使。用柱後惠
文之吏。施虎穴屠伯之酷。任射聲跡。之去。重學。殺之科。連保伍之
坐。弭盜賊之術。不過如此。而陛下警察有巡尉之官。懲艾有刀鉞之
辟。犬則陳諸原野。小則肆諸市朝。然而盜不可息者。循良。廉平之吏。

不進也。聖詔曰。何策而可以遏虜寇。臣謂甲堅兵利。城高池深。形勢便利。山川險阻。得利則戰。不利則守。此虜寇之所以可遏也。國家無而用之矣。然而夷狄憑陵者。以陛下未得折衝禦侮之臣也。聖詔曰。何行而可以富國財。臣謂布帛芻粟之征。關市榷沽之利。度僧鬻爵之牒。摘山煮海之饒。此國財之所由以生也。國家無而用之矣。然而經費不足者。陛下未得長財心計之臣也。凡此四者。任人而不任法。則政治可得而洽矣。夫尚謀智也。任人。仁也。陛下持仁智之大端。優游法宮之中。天下才智之士。為陛下奔走陳力。以濟艱難之業。則祖宗丕基。為不墜矣。陛下纒數政治之目。固可槩見其得失。然不若詔執政侍從之臣。以舉俊傑之士。使至行在。審其智謀。考其議論。共佐中興。以康庶事。臣得為陛下察其忠邪。而警勸之。臣聞舜之紹堯。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洪水橫流。民不粒食。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舞

而有苗。於是地平天成。萬邦作乂。此誠急務。親賢仁智之效也。當陛下憂勤圖治之時。臣敢終始以堯舜之事為言。陛下力行是道。其於堯舜。夫何遠之有。臣不勝區區之誠。

詔又上奏曰。臣聞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夫宰相之任。既專。則得以持危扶顛。為已任。今天下之勢。可謂顛且危矣。正賴宰相總率百官。扶持大業。若政事之因革。官吏之廢置。刑賞之重輕。軍師之進退。悉斷於宸衷。而取決於宰相。使宿將功臣。戚里近習。不得各緣干請。而一切退聽。然後朝廷之勢尊而治功成矣。伏望陛下安行此道。責成宰相。苟一物不應。許諫官御史論列繩察。而百執事之人。各守其職。以盡規於上。庶幾政無多門。朝無倖位。保護安全。共成中興之美。不勝天下之幸。

詔又上奏曰。臣伏見朝廷全盛之時。尚書為外省。受四方之訟牒。都

堂在禁中。議天下之政事。士大夫之以職任往來於四方與夫省臺寺監以職任建白於宰執者。並晨詣都堂朝服謁見。於是宰執受其事。目察其人材。可否僉諧。乃為進退。自旦及午。閱天下之務。不少置也。建寧以來。三省都堂。不復異處。賓使絡繹。僅能應酬。文書紛紜。無暇省決。又復分廳對客。日晏未罷。左右司有所稟議。逡巡而不得前。堂吏抱案牘。趨趨戶外而退。雖有經濟之才。彌綸之志。何暇措意哉。唐制。丞郎見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異時宰相往往通。嘗客。至有所善。載酒集。開酣醉而去。及李德裕為相。則諭御史有以事見宰相者。必先白臺乃聽。自是罷朝。古官由龍尾道趨出。無輒至閣者。觀今日之事。以考德裕之所為。蓋有謂而為之也。伏望睿慈。明賜戒諭。都堂議事。稍遵舊制。庶幾多事之時。經綸之地。不為賓客清談燕坐之所。仰副聖主責成。仰治之意。未勝幸甚。

右正言陳淵上奏曰。治天下有萬世不易之道。有一時解紛之計。不易之道。猶饑渴之於飲食。不可一日而無。解紛之計。若病之用藥。已則去之。戰國之世。諸侯以詐力相吞。所患者國之不富。兵之不強耳。是以當時謀臣策士。非富國強兵之說。不進於其君。而孟子則鄙之曰。仲尼之德。無道齊晉之事者。定以後世無傳焉。故雖如管仲之於威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可謂盛矣。而孟子猶不為也。豈以管仲之所成就者。可以濟一時之乏。而不可行之萬世乎。方梁惠王以天下莫強之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欲以一西其耻。問於孟子。宜其有甚高絕異之謀。轉禍於立談之頃。而成功於反掌之易者。而孟子則對之以施仁政於民。省刑薄斂。深耕易耨。修其孝悌。忠信而已。又何其不切歟。蓋濟一時之急者。不過富國而強兵。行萬世而無弊者。非仁政不可也。夫仁政得民之術也。得天下有道。得其

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彼所謂富國者，困民之本也。所謂強兵者，毒民之資也。以是而欲得民之心，不亦難乎。雖然，不言富國，非委貨財而不取也。不言強兵，非消甲兵而不用也。其本而末從之矣。本之如何，得民心是已。民心既得，以之足會則君孰與不足，以之治兵則效死而民弗去。此湯武之正，所以無敵於天下也。今為兵而理財，取財而虐民，民不堪命，將轉而為盜賊。姦冗真禁，饑饉乘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願思孟子之言，修仁政以固民心。毋以祖宗之德澤未替為言，而忽於恤民，則天下幸甚。

左司員外郎王信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弊。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事者以趣辦為能，而不為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為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浸失祖宗忠厚之意。章敝務煩瑣，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為恠。願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為目前苟且之徇。又論朝廷有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軫念元元，凡水旱州郡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為擾。願明與減放，上皆納其說。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四十一

治道

宋高宗時提舉萬壽宮兼侍讀張守上奏曰臣仰惟陛下憂勤念治行已十年自去冬虜人不能南渡今秋湖寇蕩平中興有期內外延跋然人心惴惴猶有外侮之憂臣切以謂夷狄未寘莫先自治蓋修政事所以攘夷狄也伏願陛下念艱難之舊業恢久大之遠圖無過不及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勿貳勿疑也極志誠以盡群慮任賢則責其大功而待以持久使能則略其宿負而用其所長保固淮甸以定駐蹕之都獎拔偏裨以分尾大之勢愛惜名器財力以革僥倖之習崇獎忠厚端慤以銷朋比之風凡此數者安危所繫其他細故不足為陛下道也然以陛下英睿天縱於此數者少留神焉中興之烈不難致矣書稱成湯之德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德所以日新而不窮

